

开拓先锋

伊斯迈拉·迪昂采访莱纳德·沃彻肯——一位以培养新一代非洲经济学家为目标的前政治活动家

越狱是一种得不偿失的冒险。越狱的犯人基本上都会在几小时内被抓捕归案，重新关进监狱。但在1986年莱纳德·沃彻肯 (Leonard Wantchekon) 从西非小国贝宁的时任总统马蒂厄·克雷库 (Mathieu Kérékou) 关押政敌的监狱中成功逃出，他的冒险得到了回报。30年前，这位年轻的激进主义分子从监狱逃脱，到邻国尼日利亚。10年后，当沃彻肯回国时，他已经取得了博士学位。后来，他到美国长春藤联盟大学执教，在重要学术杂志上发表文章，并被选入进美国最古老、最具名望的学术团体——美国艺术和科学学院。

沃彻肯的越狱非常勇敢，但毫无戏剧性可言。因大胆呼吁结束马蒂厄·克雷库独裁政权，沃彻肯被捕入狱。1986年12月的一天，他提出保外就医，称18个月狱中生活的折磨致使他患上关节炎。监狱长相信了这位30岁的左派学者；在此之前，沃彻肯也曾到同一位医生处就医两次。但这一次，想到未来漫长的囚禁之路，他再也不想返回监狱了。他安排了一辆汽车和一辆摩托车送他去尼日利亚。

沃彻肯目前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是少数在美国顶级高校任教的非洲经济学家之一。他致力于研究非洲经济发展的政治和历史根源，受到发展经济学家的广泛关注。他研究大西洋奴隶贸易对当代非洲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公民参与是如何能够减少任用亲信的问题，改善民主管理并为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奠定基础。



“沃彻肯的研究提供了独特的经济发展视角。这些研究涵盖了广泛的重要主题，同时还使用了严谨的统计技术和经验方法，”来自哈佛大学的内森·纳恩(Nathan Nunn)如是说。纳恩是《发展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的编辑，也是沃彻肯著作的一个合著者。他还认为，“沃彻肯重点研究了政治学以及政治学在发展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填补了当前发展经济学领域的巨大空白。”

回馈非洲大陆

沃彻肯在美国生活已有24年，他是克利夫兰骑士队的追随者，是勒布朗·詹姆斯(LeBron James)的超级粉丝。詹姆斯和沃彻肯一样，回馈故土是他们行动的动力。詹姆斯下定决心要为他的家乡俄亥俄州阿克朗市赢得NBA冠军；沃彻肯则渴望培养新一代的非洲经济学家。经过四年的筹划，沃彻肯于两年前创立了非洲经济学院，目的是为年轻的非洲经济学家提供一流的学术教育。在他的计划中，该学院将来会提供经济学、金融、管理、统计学和计算机科学领域的本科课程。他的目标是通过必要的培训，应对非洲面临的最紧迫的发展问题，发挥非洲人的关键作用。

“生活在非洲最不可思议的就是，经济发展中最引人关注的挑战和困惑就在你的身边，”沃彻肯在接受《金融与发展》杂志采访时说道。难题比比皆是，但到目前为止，这些问题的详细分析仍主要在非洲这片大陆之外进行。非洲经济史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研究，但极少有在非洲本土生长的研究者参与这类研究。

去年，哈佛大学一位赞比亚博士后研究员格里夫·希尔瓦(Grieve Chelwa)写了一篇博客“经济学的非洲式问题”，吸引了广泛的读者。她指出，在非洲经济发展问题上最具盛名和影响力的刊物——牛津大学的《非洲经济杂志》(Journal of African Economies)编辑委员会共有27位成员，其中只有一位非洲本土学者(自博客发表至今，增至两位)。而《发展经济学杂志》编委会的64名学者中无一人来自非洲。

沃彻肯认为，造成非洲代表稀少的因素有两个。其中一个因素是，大部分非洲国家的大学本科教育缺乏人文学科的培养。沃彻肯表示，“本科或高中阶段的教育过于专业化，而经济学领域需要的是复合型人才”。第二个因素是，“社会科学课程中的数学和统计学培养水平薄弱。”

沃彻肯认为，非洲经济学家数量稀少是这一职业的“损失”。对于非洲发展经济学研究来说，只有极少数“非洲人参与了最高层次的经济学研究”，“我们没意识到这样的危害有多大”。非洲本土经济学家能够提供对当地情况的理解和可以支撑研究成果的“内在动机”。

为说明他的观点，沃彻肯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2009年，他看到母亲生长的村庄比他上世纪70年代时更

加贫困，他震惊了。他开始不知疲倦地研究除了连接村庄与邻近村镇的桥梁倒塌以外的其他导致衰退的原因。他体内的经济学家血液促使他探究这种衰退的原因，由此他与博科尼大学的皮耶罗·斯坦尼格(Piero Staning)共同撰写了他的第一篇农业经济学论文，题为“肥沃土地的诅咒？非洲的土地肥力、道路和农村贫困”。沃彻肯和斯坦尼格发现，非常肥沃的土地与基础设施的缺乏造成了更严重的贫困。为什么会这样？“如果你身处没有基础设施、土地贫瘠的穷乡僻壤，你会送孩子们去学校读书，因为土质太差，无法耕种。但如果土地肥沃，你可能会想多生几个孩子，让他们都去务农，”他说道。

“对人才进行培养时，你要允许他们将个人动机转向高级经济研究。”

“对人才进行培养时，你要允许他们将个人动机转向高级经济研究。非洲人可以利用他们的文化意识和内在动机，深入探究非洲所面临的困境的根源和真相，为经济学知识作出重要的贡献。”

不寻常的旅程

沃彻肯在贝宁中部一个小村庄出生和长大，一家人饱受贝宁政府的残酷虐待。1986年，他的父亲——一个以种地为生的农民——因未交人头税被逮捕、羞辱，并被扣留数日。当时的人头税是向每个收入达到其家庭货币总收入约80%的成年人征收的统一税款。

对这段经历笼罩着他的整个小学时代，1971年他加入了左翼学生运动，为民主而抗争，反对针对穷人的不公平征税。1976年，在上11年级的时候，他因在校报上发表了一篇批评政府的文章而被捕。次年，他人生第一次组织了罢课抗议活动。

沃彻肯曾梦想做一名代数老师。他非常擅长数学。但他的政治激进主义严重影响了学习，1979年进入贝宁大学后，他变得更加激进了。他组建了秘密校园组织，为自由和民主而战斗。然而，他的大学生活没持续多久。在第一次学生大罢课后，当局将他驱逐出校门，迫使他东躲西藏了五年。但是他仍然保持着与学校的联系，继续秘密地在校外组织学生活动。

20世纪80年代中期，处于压力之下的政府对人民的压制有所减弱。沃彻肯重新回到了校园，但他和朋友们并没有看到预期的政治变革。他们又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参与者包括大学生、中学生和公务员。在结束躲避生活的三个月后，沃彻肯再次被捕，此后他一直被困禁在贝宁的监狱中——直到1986年越狱。



许多有成就的学者在 30 岁出头就开始了执教生涯。但沃彻肯直到 32 岁才取得学士学位。逃出监狱后，他来到加拿大，成为政治难民，不久即被魁北克市的拉瓦尔大学录取。在学校里，虽然他没有经济学背景，但却绕过了多门本科课程，直接取得了经济学硕士学位。当时执教拉瓦尔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杰拉德·戈代（Gérard Gaudet）表示，“由于他坚定的决心，而且对本科段来说，他的年纪较大，所以学校决定给他一个机会证明自己：用一年时间完成精选的本科课程。他成功地修完了这些课程。”

“硕士其实是我拿到的第一个大学学位，”沃彻肯大笑着说。1992 年，他在温哥华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继续做了两年的研究生，然后去了距芝加哥不远的西北大学，专攻政治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1995 年他取得了西北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但这一切并非轻而易举。他用尽全力准备资格考试，结果成绩不佳，差点被博士培养课程除名。但幸运的是，考虑到他的妻子在产子时与死亡擦肩而过，而且他几乎完成了毕业论文，学校认为可以放宽对他的要求。但是，学业成绩不佳仍然限制了他的就业前景。后来，沃彻肯无意中看到《美国政治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刊登的一则广告：耶鲁大学正在招聘具有博弈论专业背景的政治学助理教授。这个职位的申请截止日期正好是第二天。他跑回家写好申请，当天就发给了耶鲁大学。之后，沃彻肯收到了面试通知。迫不得已，他向一位教授借了 2000 美元买了一套西装和一张机票，飞往耶鲁参加面试。面试非常顺利。不到一周，耶鲁大学就录用了他。1995—2001 年，他一直在耶鲁任教。随后，

他又在纽约大学执教了十年，直到 2011 年普林斯顿大学向他抛出橄榄枝。如今，他分别在新泽西的长春藤校园和贝宁两地任教，沃彻肯培养非洲经济学家的梦想将在贝宁变成现实。

培养环境尚未成熟

非洲经济学院的校址临时定在距离贝宁经济首都科托努不远的地方，目前提供数学、经济学、统计学和工商管理专业的硕士学位课程。另外，还提供经济学的博士学位课程。学院的第一位硕士学位学生将于 2016 年 12 月毕业。这所学院拥有 12 家学术合作伙伴，包括四年中为该学院提供部分资助的普林斯顿大学，以及为数学、经济学和统计学专业学生提供了大约 20 份奖学金的世界银行。

沃彻肯描述了他的发展规划，他想要建造一个占地 18.5 公顷的现代化校园，校园里有植物园、非洲艺术博物馆、体育场以及北美大学（如普林斯顿大学）拥有的所有设施。沃彻肯的构想是在东非（内罗比）和西非（阿比让）建立分校——最终吸收 15000 名学生。

沃彻肯已经对课程设置作出规划，确保学生能够与全球顶尖学子竞争。他在课程设置中极力侧重定量方法和研究技能。学生们还将学习非洲经济史的基础知识。“我们与其他几大洲不同的是，我们对自己的大陆不够了解。”他说道，比如几乎没人听说过亚马逊女战士——达荷美王国的一支女兵精英部队，这个非洲王国就位于现今的贝宁。这支部队由当时的国王胡艾马札（King Houegbadja）于 1645 年组建，直到 1849 年被法国殖民政府解散。

沃彻肯目前每年有四个月的时间待在自己的祖国。但随着学院的发展壮大，现年 60 岁的沃彻肯打算花更多时间待在贝宁。“我认为我在贝宁的作用是推动研究，而不是日常管理，”他说道。但同时他还想与普林斯顿及其他美国大学保持密切的联系。“即便退休后，在某种程度上我还是会想成为长春藤大学的一份子。这是对我所获得的机会的一种感恩。而且，与普林斯顿这样的大学保持联系，为本学科作出贡献是我想要不断做下去的事情，”他如是说。

博采众长的研究员

在 17 和 18 世纪，达荷美王国是欧洲奴隶贸易的主要奴隶供应商。大量非洲人在号称“奴隶海岸”的达荷美开始了其奴隶身份。沃彻肯称，奴隶制的遗产无处不在。他记得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朋友们时常开玩笑说“这人会卖了你”或者“让你从此消失”。这些倾向似乎显示出普遍的社会状况，令沃彻肯感到困惑：有时共同生活数十年的朋友、同事和邻居之间都缺乏信任。他直觉“这一定和奴隶贸易有关系”，后来他逐渐被这个想法所吸引。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不信任，他和哈佛大学的纳恩教授取得了联系。纳恩教授始终致力于研究奴隶贸易对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他们开始交流观点，并最终合作撰写了“奴隶贸易与非洲人际不信任的起源”，这可能是沃彻肯职业生涯中最具影响力的论文之一。这篇文章发表在2011年的《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

“教会学校在非洲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至今已被其他学术研究引用了700多次。纳恩和沃彻肯将当代调查数据与种族的奴隶运输的历史数据相结合，发现了祖先曾被大西洋和印度洋奴隶贩子猛烈袭击的非洲人与那些祖先逃脱袭击的非洲人相比，信任程度更低。“这项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证据，这些证据显示历史冲击会给社会的文化结构带来持久的影响。这一结果加深了我们对奴隶贸易损害效应的理解，”纳恩这样说道。“信任对经济交易来说至关重要，这篇论文为以奴隶贸易对经济发展的长期损害效应为基础的研究提供了证据。”

现场试验

沃彻肯对数学和逻辑推理很感兴趣，因此被经济学所吸引。但是，他对激进主义的热情又带他回到了最初热爱的领域——政治学。沃彻肯在西北大学的博士导师，曾获得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罗杰·梅尔森(Roger Myerson)敦促他的学生们锻炼设计社会制度所需的政治工程学分析技能。

沃彻肯非常重视导师的这项建议。梅尔森的理论著作启发沃彻肯“想像”能够解决政治问题的具体的制度性修正措施，并依据经验对这些措施进行试验。他在一篇论文中报告了保护性诉求或基于诉求的选举战略的实验结果，这在当时是第一个涉及真实选举中真实候选人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随机化对照实验。

沃彻肯说服了参加2001年3月首轮贝宁总统大选的四位候选人，允许他的团队为每位候选人撰写竞选活动材料，并通过村民对这些材料进行实验。这个团队撰写了两种类型的材料。一种使用具体的机会主义的、有针对性的承诺——例如，为村子修路、修建学校和医务室。另一种罗列了以促进国家繁荣为目标的广泛的信息。投票的村民接收常规的竞选活动材料，参加实验的村民作为对照组接收事先准备好的精选实验材料。这次实验从经验上验证了保护性诉求，如承诺修路和建医务室与泛泛的公共政策诉求相比，更加有效。但是，这种庇护主义做法在候选人开展市民大会这样的竞选活动时，就不那么有吸引力了。

沃彻肯现在是一位折衷和混合发展经济学家，他顺利地引领政治学和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工作。沃彻肯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涉及经济和政治两门学科，这实属罕见。“能够自如地游走于两大领域并填补两者间的空白，这本身就是对经济学的重要贡献，我认为这也是对政治学的重要贡献，”沃彻肯在拉瓦尔大学的教授——现已退休的戈代先生如此说道。

“他是一个极具创造力的社会科学家，始终致力于最重要的发展问题，比如政治或教育。上世纪90年代，在落选者不接受失败时，他研究选举的运作原则。事实证明，这是非洲民主萌芽的核心问题，”哈佛大学的安德雷·施莱弗(Andrei Shleifer)表示。

目前，沃彻肯正在写一本有关经济发展和长期社会流动性的著作。他计划以家庭中的三代人为例，从中提取数据，记录贝宁从殖民地时期至今所取得的社会和经济进步。这些数据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末(达荷美王国于1904年沦为法国殖民地，1960年独立，建立贝宁共和国)。他的目的在于揭示教育和家庭以及政府的多种形式的投入对于发展成果的重要作用。

这本书是一项教育和社会流动性项目的接续。2015年，沃彻肯将该项目的研究成果撰写成文，发表在《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上。本文揭示了一百年前的教会学校是如何发展为培养未来精英的教育，并深刻地影响着独立后的贝宁社会和经济结构。“教会学校在非洲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我认为大家还没有意识到这类学校对于建设经济学家口中的‘上游’人力资本的重要意义，”施莱弗如此说道。

一个美好的六月天，在空旷的普林斯顿大学校园里，沃彻肯回想自己的人生旅程——从学生运动的活动家到培养非洲经济学家的学院创办人，他表示，“虽然一路艰辛，但结局是美好的。”

沃彻肯觉得自己是幸运的。他小心策划的尼日利亚逃亡计划在最后一刻险些遭遇滑铁卢。当他赶到边境通道时，发现值勤的是一位对他了如指掌的警官。我们的年轻活动家虽然吓得不轻，但多少也有一点贿赂的常识。他停下来，从衣袋里掏出一卷钞票塞到这位警官手中。警官收了钱，还催促司机快点开车。

行驶在离开贝宁的土路上，这最后的几分钟就如同一个世纪般漫长。最终，沃彻肯安全抵达尼日利亚。只是当时的他不会想到自己的行为竟会创造历史——成为有史以来最具经济价值的越狱。■

伊斯迈拉·迪昂(Ismaila Dieng)曾是《金融与发展》的工作人员，现任非洲开发银行传播和对外关系部主任。